

記憶虎頭埤

一對天鵝緩緩游過埤水，將靜謐的埤塘織出一道皺褶。就像童年的記憶被擾動，我想起阿公。

在國小國中階段，阿公曾經在虎頭埤活動中心工作，他穿著淺藍色的襯衫，上面用黃色的繡線，繡著他的名字。可能是擔任守衛、可能是在餐廳幫忙、也可能是在房務部門，曾經詢問爸爸、叔叔、姑姑們，但每個人給的答案都不太一樣，不知是長輩們的記憶已然模糊，還是勤懇的阿公當時的確也兼了許多工作，這些過去隨著時間消逝，已然不可考。

但腦海中有幾個記憶，是鮮明且溫暖的。

還沒有周休二日的年代，能聚會的日子只有周日，而阿公往往要上班，於是爸爸與姑姑們，總會相約帶著孩子們到虎頭埤找阿公。虎頭埤成了我們家族大小共同的記憶。大家會開車從離活動中心比較就最近的後門進入，到活動中心裡面尋親。

阿公不一定得空，接近中午的那段時間，餐廳正如火如荼地忙碌著，他有時候穿著圍裙出來打聲招呼，隨即隱沒在排油煙機轟然的廚房裡，更有些時候，不知道他在哪裡忙著，沒有手機通訊的年代，只能在櫃檯留個話，讓他知道我們到了。

到活動中心對面的山景烤肉區烤肉，才是所有孩子們最期待的重

頭戲。那邊的烤肉區依著山坡地形而建，階梯上去有各層的平台可供選擇。小孩們總會體力充沛地直衝到上層探查地形，辛苦的大人則背著冰桶，提著食材木炭，氣喘吁吁跟隨在後。烤肉區有水源有石桌石椅，相當便利。姑姑們總會準備許多烤肉食材，選定一、二個臨近的烤肉檯面，洗切食材，準備生火，餵食每個辮辮飢腸。

肉、香腸、玉米、甜不辣是烤肉標配，後來還有烤魚、蔬果肉串、一大鍋湯頭鮮美、內容澎湃的什錦湯，隨著一次一次的聚會經驗積累，食材越來越浮誇。食物的滋味摻雜緊密牽繫的親情，與無憂的童年，釀成心頭上醉人的一絲暖意。

小孩們絕不會只安於烤肉這項活動，成群結隊的堂表兄弟姐妹，開始出發探險。起先在山景烤肉區各層遊走，後來再跑到相思樹林撿拾相思豆、雞母珠，雖然被大人告誡不要太靠近埤塘的水，但我們還是偷偷去水邊玩了幾次。當時僅僅在活動中心附近遊逛探險，都已經覺得虎頭埤幅員廣大，長大後帶著孩子騎腳踏車重遊虎頭埤，騎在蜿蜒彎曲高低起伏的環湖路上，這才發現原來還有虎月吊橋、還有壩體閘口、還有柳樹桂花……，許多從前未曾經歷的地方，正如不再被細心呵護的人生之路，時而寬廣、時而逼仄，有時平順、有時起落，卻也步步充滿了驚喜與發現！

阿公的人生之路呢？

是怎樣的咬牙，才能和阿嬪一起養大八個子女？我只參與他的老年人生，但從一些隱約的記憶以及長輩們不經意說出的片段，拼湊出這個勤奮努力的斜槓人生。

耕種是阿公的本業，阿公有幾塊大小不一的田地，依著每塊地的土質，種植不同的作物。有塊地曾經種過西瓜，為了保持土壤的水份，也為了避免果實與土壤接觸造成腐壞，我曾在西瓜田幫阿公鋪黑色塑膠布、鋪好壓緊後挖洞，在每個洞裡放入西瓜苗，接著用一桿長長的木柄水瓢往洞裡澆水。記得有一年在採收的前一夜，整畦的西瓜連夜被小偷摘採，阿公一季的辛苦耕耘，只剩下一堆亂七八糟的腳印，血本無歸。

我也曾經陪阿公到另一片比較畸零的田地採蘆筍，蘆筍摘採要在大清早，隱微的天色中，阿公教我只要看到鬆軟的土壤中冒出小小白色的頭，就是蘆筍所在，我只要輕輕把土撥開，直挺的蘆筍就會露出，再把它從根部折斷就完成採收工作。但事情沒有想像中順利，光線昏暗，我常常把鳥屎誤認成蘆筍，撥開來空歡喜一場。

阿公也曾經在家附近的許縣溪旁種植地瓜，有一年颱風將至，眼看地瓜即將被暴漲的溪水淹沒，我們即刻全家出動，帶著工作手套，到溪邊順著蕃薯藤上搶挖一顆顆岌岌可危的地瓜。

家前面的空地，蓋了個雞棚養雞鴨等牲畜。他也曾經空出一個空

間來養鰲，靠著賣圓圓的鰲蛋或孵化出小鰲來賺錢，鰲與鰲蛋的營養價值很高，聽說在當時還掙了不少錢。

在虎頭埤工作的那段時間，阿公大清早就先到田裡，照顧好所有的作物後，回家換上淺藍制服，騎著紅白相間的金旺 100，匆匆又到虎頭埤活動中心上班。有一回黃昏，他突然回家，拿了一個鐵水桶，要我跟他一起再回到虎頭埤。只見他從鄰近活動中心的一處淺淺的埤塘水裡，拉出一大片椰子樹葉，羽狀的椰子樹葉上吸附了滿滿的螺類，阿公呼喚驚懼未定的我，要我幫忙把一條條椰子樹葉上的螺放到水桶中。回家後阿嬪早就準備了鹽水吐沙消毒，隔天用蔥薑蒜辣椒爆炒，重口味的燒酒螺於是產生。原來早上上班前，阿公就已經就地取材，籌畫著明天的菜餚了！

從虎頭埤退休後不久，阿嬪生病離開，不到幾個月的時間，伯父也意外身亡。接連喪妻喪子，阿公開始獨居的生活。再過幾年，我們全家搬回新化，陪伴阿公度過人生的最後時光。他作息規律，生活嚴謹，身體硬朗，即使已經不需要辛苦耕種，但每天清晨，他依舊穿著黑色雨鞋、戴著斗笠，騎著金旺 100，巡視著他每一片田地。不到十點，日頭已經毒辣，他就會回家盥洗休息，邊吃午餐邊配台語新聞。台語新聞主播的台語，有時候實在令人無法恭維，阿公總會問我她到底在講甚麼，我用蹩腳的台語，擷取大概的意思翻譯給他聽；更多時

候，他坐在他專屬的位置打瞌睡被電視看了好一陣子。下午等陽光比較柔和，他又繼續田裡的工作。日落而息，回家吃飯，看完八點檔，準備就寢。

住院的前一天，是個炎夏晚上，阿公睡前跟我們一起喝了冰涼的蜂蜜水，我們還一起嘲笑彼此是嗜甜的螞蟻。半夜我聽到要去上廁所的阿公突然因為心肌梗塞昏迷跌倒的聲音，喔伊喔伊的救護車劃破寂靜的黑夜，約莫一個禮拜左右，阿公就過世了。

後來整個家族就不曾在虎頭埤聚會了，相聚是奢侈，離別是常態，我們各自成長，為了課業、事業、家庭忙碌，漸漸也活到當時爸媽的年紀了。阿公不在，大家也漸漸少了聯繫，唯有過年時帶著各自家裏的新成員與大家見面。

成為父母後，想帶著孩子戶外走走，又懶於長途跋涉，虎頭埤成了我們的後花園。騎著大門口租來的親子車，週六下午的環湖行程成為我們最佳的選擇。載著孩子徜徉在環湖的車道，看著陽光下的埤塘依舊閃爍動人金光、老樹兀自隨風招搖，蟋蟀館、滑水道、天鵝船以及各項新的親水設施，都為這座埤塘增添一些娛樂新意。經過活動中心時，我總會特別駐足停留，看著烤肉區奔跑喧嘩的小孩，那裏也有我無憂的童年回憶；活動中心斑駁的外牆，無聲訴說著時代的滄桑，想著曾經在這裡工作的那個皮膚黝黑、精瘦的身影，穿著圍裙笑著出

來喚著每個孫子的名；尋找是哪一片淺灘，是否還有椰子樹葉被刻意
放在水裡？

昔人已遠，虎頭埤的潭水依舊守著一方寧靜；活動中心雖然暫時
熄燈歇息，但相信不久的未來，會如同阿公傳承給我們一樣，一代接
著一代，展現更新更美麗的風華，讓這片世外桃源成為大家永遠的療
癒心靈的所在。